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李烈鈞將軍自傳

李烈鈞撰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李烈鈞將軍自傳

馮玉祥題



李 烈 鈞 尙 像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李烈鈞自傳

目次

- 一、家世追述及求學時期 一
- 二、從事革命 四
- 三、辛亥起義 一〇
- 四、督贛時期 一六
- 五、討袁之役 二三
- 六、周游列國計圖再舉 三二
- 七、護國之役 三六
- 八、護法及討龍援贛諸役 五六
- 九、出巡及北伐討龍 七四

十、追隨 總理北上	客張垣	八二
十一、龍潭之役		九二
十二、翊贊中樞及審判張學良經過		九六
白序		一二八
附錄		
武甯李公協和先生事略		一三一
跋一		一三八
跋二		一三九
跋三		一四二
跋四		一四二
跋五		一四三

應令江西設立武備學堂，令武事選派二人肄業，其時風氣未開，世家子視此爲畏途，彭縣令自審判余家爭屋事，視余爲孝子，後以余雄糾糾，令余攷試，出題後，命攜歸作答，次日繳卷，乃得預選。將赴省，余家因訟事受累頗窘迫，致資斧一時無所出，於是武舉人張坦庵先生之女公子張定秀，武舉人邱老茂田建卿之內眷，葛斯堂之女公子及大禮館康侯均以首飾財物相資助，而平原族長李友民先生，相待尤厚，乃得成行。

抵南昌之次日，余以武事縣派出之首名學員應試，初試爲體格檢查，見汪總辦官服，上坐書記呼余名，趨前行禮，體格檢查爲舉石礎，曩者曾從武舉人張坦庵先生習武術，頗知門徑，及是乃舉重若輕，試畢汪總辦對余點首，以示中肯，榜發得列前茅焉。入學後勤勉攻讀，第一學期內，學術兩科，未缺席一次，監督提調及總教官與介璋等，均予嘉勉，未幾北京練兵處選學生赴日本學陸軍，江西應選派四人，余得首選，其餘三人爲胡謙、歐陽武、余鶴松，均由江西巡撫資送赴北京應試。

先嚴先慈和藹慈祥，尤樂施予，急人之急，憂人之憂，遇有善舉及公益，尤努力倡導不懈，因是鄉里多稱道之。余遊學四方，久疏定省，民國二年曾一度攜眷至滬，租屋於霞飛路

商號來貸款者亦多。

潘爵予助予父經商而雄於財，乃爲之建築房屋，議落成即請余家遷入，已而其意愈趨潘氏，謀奪此屋，因而涉訟。潘田兩家之間人均出庭，余家既有李嗣之管守李贊和李海慶及少敏紳董出而爲助，田潘氏巧言令色必欲得房屋而後已。縣令彭某有偏袒意，余時尚幼，見勢不利，乃挺身而出，謂縣令曰：此案經過或已明瞭，彭令頷之，余復曰如曲在李氏，一切責任余願負之，措詞不免過激，田潘氏從而中傷之，縣令遽將余扣押在右堂與馬快爲鄰，因內有馬快曾因他事被余懲輩之者，見余囚，奚落之餘，虐待備至，當時政治之黑暗，益使余憤不可遏，適傳教士初至縣，以祠堂管守李品章主持天主教事頗得信仰，李嗣乃促品章赴縣衙理論，縣令恐惹起教堂交涉，始將余釋放。余雖回復自由，而訟案仍未決，且耗財不貲矣。其後徐回贊任管帶，田潘氏家中落矣，求余介醫治疾，余不念舊惡，慨然允之，田潘氏慚謝不已云。

余少喜交游，服膺先賢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語，豪俠自喜，邑中賢士大夫，皆靡就余。紀元前十年（光緒二十八年），江西巡撫飭知彭縣令，以奉督辦

應令江西設立武備學堂，令武事選派二人肄業，其時風氣未開，世家子視此爲畏途，彭縣令自審判余家爭屋事，視余爲孝子，後以余雄糾糾，令余攷試，出題後，命攜歸作答，次日繳卷，乃得預選。將赴省，余家因訟事受累頗窘迫，致資斧一時無所出，於是武舉人張坦庵先生之女公子張定秀，武舉人邱老茂田建卿之內眷，葛斯堂之女公子及大禮館康侯均以首飾財物相資助，而平原族長李友民先生，相待尤厚，乃得成行。

抵南昌之次日，余以武事縣派出之首名學員應試，初試爲體格檢查，見汪總辦官服，上坐書記呼余名，趨前行禮，體格檢查爲舉石礎，曩者曾從武舉人張坦庵先生習武術，頗知門徑，及是乃舉重若輕，試畢汪總辦對余點首，以示中肯，榜發得列前茅焉。入學後勤勉攻讀，第一學期內，學術兩科，未缺席一次，監督提調及總教官與介璋等，均予嘉勉，未幾北京練兵處選學生赴日本學陸軍，江西應選派四人，余得首選，其餘三人爲胡謙、歐陽武、余鶴松，均由江西巡撫資送赴北京應試。

先嚴先慈和藹慈祥，尤樂施予，急人之急，憂人之憂，遇有善舉及公益，尤努力倡導不懈，因是鄉里多稱道之。余遊學四方，久疏定省，民國二年曾一度攜眷至滬，租屋於霞飛路

之余郝園。先嚴因年久病，余侍奉湯藥，不敢遠離。友好來探問者多，且有以時事及總理決策見告者，先嚴聞而詔之曰：「現爲民國，物阜民康，袁世凱不度德量力，妄冀非分，陰謀稱帝，此全國所不容，人神所共憤。願吾兒勸去之，毋以父病爲念。余受命於榻前，其後袁世凱逆謀益露，迫於大義，遂起義師於湖口，通告討袁，遵總理命亦遵先嚴訓也。鄉里對二老尤深愛戴，余社稷不勝，遊海外時，二老潛返故里，李純派兵至武寧抄洗余家，二老乃避匿岩谷之間，鄉人有知者，日送飲食，間有以所藏嘉肴進者，二老得苟全，其後見背，及出喪之日，遠近弔者，絡繹不絕，縣城至平原道途爲塞，其德感人深矣。余以奔走國事，未遑承歡，水以爲勉勞者，不孝之罪通天矣。念罔極之深恩，至今言之猶有餘痛。」

二、從事革命

余抵北京，逕過考試手續，派赴日本學陸軍。路過天津時，袁世凱以直隸總督兼練兵大臣傳見留學生，同行百餘人排隊而立良久，忽有聲云：「宮保穿靴」，繼而曰「宮保升冠」。若傳呼聲驟然，余甚驚之，俄見有無數差官，擁一短褂鷹目之人，方步而來，羣時同隊中有

憤而出聲者，一同事語止之。立聽勉勵之詞而出，君主時代官道之艱勞有如此者。當派選舉生之先年冬，自俄戰爭已開始，余與同行諸人乘日本商船行至黃浦洋外海，忽有一形似俄國兵艦迎面而來，船員通知全船息燈，禁止喧嘩，旋亦無恙，安抵日本。

余抵日後，先入振武學校，振武學校者，士官之預備科也。在振武兩年畢業後，入四國砲兵第十二聯隊實習一年，乃入士官學校。是時張繼、王侃、張華飛均在日本運動革命，吸收優秀學生加入同盟會，余常見張王諸友披雨衣着木屐，毋問寒暑，不分晝夜、呼號奔走，聯絡同志，其不辭勞苦。實令人感憤不說。余方弱冠，思想純潔，到日本後，復多感觸，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讀民權，而民族思想更進一步矣。

未幾 總理薨東京，兩人等在神田俱樂部（富士見樓）開歡迎大會，聽衆擁躡，日政府雖派警士多名保護同人，猶以爲不足，因當場有旗人，於是潛伏聽衆間，爲臨時之拱衛焉。總理演講內容，即揭櫫三民主義，並如何推翻滿清及入黨等事，全場歡呼，聲震瓦石，震。

此次開會時余見 總理已數次矣，會記最初謂 總理於小石川之私邸，同行者李根源、

張華飛、羅佩金三人，先容者，王侃也，余一見總理，傾服之念，油然而生，但總理選擇會員，手續極爲慎重，余乃承張繼、張華飛、王侃三君之介紹，始得入會。

余既正式加入同盟會，仍繼續學業，是時有武學社應運而生，創辦者爲振武同學楊會蔚，河南人，亦同盟會同志，與景定成（字梅九）交甚密，二人均銳意佈置河南、山西兩省革命事務者，加入武學社之人物，大都北洋三傑（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之學生，內有華世忠（字明泉）、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聰慧多謀，有北洋小三傑之稱。惟華等回國後，僅在北方充任教官各職，幼泉後且以籌備自投武學社死，惜哉。當時之士官學生分南北兩派，余因加入武學社，乃并屬於北派焉。

士官學校中另有小組體，爲余與黃邦（字膺白）數人所發起者，郭學測量，當時頗激昂，嘗謂衆人曰，滿洲政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人應起而推翻之，古人嘗謂「當任不讓」，又曰，本校人數甚多，良莠不齊，應有嚴密組織小團體之必要，當時贊同其說者頗衆，於是商議命名，衆皆默然，郭笑謂衆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謂之大丈夫」，我輩既以推翻滿清爲責任，必須具有不屈不撓之精神，

多不逞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濟。乘機服其說，遂命爲丈夫圖，而推郭爲首，召開成立大會，初本秘密組織，嗣爲留東同學同志所知，咸要求參加，團中有持異議者，以我等乃士官學校，所習者武功，若輩所習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學校之會員，要求者再，於是選其優秀及誠懇可靠者若十人請其參加，遂改名曰「丈夫成城團」，復開成立大會，故此一組織，有兩次成立會，亦佳話耳。

余在士官畢業，得公使某參贊之援助，歸國即回江西任第五十四標第一營營帶，胡謙爲第二營營帶，駐於南昌灣臺門外，訓練士兵，適該營士兵中多良家子弟，且有頗有秀才應徵者，思想極爲活潑，余時以革命思想灌輸之，並施以爬城越壕等訓練，排長彭克儉、閔子彬最爲得力，數月後，本營士卒不僅思想一致，超距動作，尤靈敏異常。有吳介璋者（字復初），爲余之受業師，余素荷青眼，而武學社爲北洋派之勢力，余且爲新北洋派中人物，以此種種原因，乃爲協統商德全，標統齊寶善所嫉忌，密謀陷害，必欲致余於死，而余未知也。余營中有兵士鍾某，萍鄉孝廉之子，適丁內艱向余請假，余以母喪大事，焉有不准之理，惟余祇有二十四小時准假權，不得不將請假簽呈照轉，乃一再轉呈，未見批准，該兵情

急異常，余乃親見標統，證明該兵身喪確屬實情，並代乞假，標統曰：「君何苦相擾，如此少聞，忽又曰君自准其去可耳，余請批示，」答曰：「我口頭准許即可，」何用批，為汝轉囑該兵早日回營可矣。余乃遵辦，次晨出操，適余擔任總值日官，標統協統先後到場，余報告出操人數及演習科目，並以兵士准假事告之，標統默不一語，余甚異之，次日標統與協統，遂借兵士請假事，誣余以「匿報逃亡」「侵吞截贖」之罪，控諸上院，立時派人看管，余行動突失自由，自忖此罪有殺身之危，欲逃已不可得，乃以其中委曲密陳吳師，並託其周全之，吳師邀陸總文案長佑及兵備處總辦張季煜（字子畏）聯名迭保，均無效。先是本營餉册按月呈報，均經標統手批，有「復查無異」「依次轉呈」等語。至是院上命督練公所開軍法會審，並派張季煜為審判長，張雖非黨人，然素同情革命，開審時，鑒戒森嚴，余端坐不安，突聞公案拍擊聲，連呼「將犯人帶上來」，正鞠訊間忽見本營軍需長詹哲夫立於案側高聲曰：「李營帶素不問軍需事宜，所有軍需一切責任，概由本軍需長負之，詹軍需長者，乃吳師介於余者也，知余冤，抑特為余抱不平耳。張審判長聞言，將公案一拍，回顧標統曰：「標統，李營帶所報餉册，明有汝手所批「復查無異」字樣，奈何反言李營帶「侵吞截贖」乎？」標統

而亦不能算，斯時張勳判長囑余協統起立，痛斥其非，且曰此事經過，本審判長已明瞭，爾等小心，我當詳呈公府，於是宣告無罪，將余開釋。

初李經羲（字仲山）奉調雲貴總督時曾函馮國璋，以雲南當英法之衝，案情頗多棘手，請介紹能訓練新兵者數士人，馮即以靳雲鵬、王華東等多人爲介，并言靳、王等均係老人，此外曾應另選青年有爲之士參加，以資臂助。於是乃由新自日本歸來之同學楊會蔚、羅佩金繕具名單一紙，有楊奉任、方聲濤等共四十餘人，均係同盟會會員，而余名亦列其中，惟余以歸省急切未就，及此案發生，余雖未被誣陷，然去志已堅，因決往滇之計，並函致馮國璋詳述此間被欺侮情形，馮即與王士珍段祺瑞聯銜電請江西巡撫馮汝駉云「有學生李烈鈞服務贛省想歸港下望請多賜指教」，巡撫得電後，立即下令樞統出缺，李管帶遞升，時余雖贛已老日矣。

余到滇後，初任講武堂監督，欲將革命思想灌輸青年，諸多未便，故又另約李曰垓創辦一體育學校（校址即江右新館）。曰垓生於廣東，雲南名譽處士，對革命素具熱心，且願以身當其衝者，并聘請日籍體育一人名佳相之夫，遂借以鼓吹革命，校中一切由李曰垓總其成。

時羅佩金奉令爲總統，其陸軍小學堂總辦遂懸缺，李總督經義詢繼任人選，羅舉余以參，因派余繼任，仍兼兵備處提調，軍中軍法案件，余承辦者爲多，與總辦靳雲鵬相處雖甚合，然以宗旨不司，諸事仍感棘手。時四川總督趙爾巽（字次瑣），據四川督練公署總辦何國鈞之請，電余入川，余正欲他往，得電即請假兩月，遵陸入川，任四川督練公署兵備處幫辦，國鈞方慶得人，而雲南李總督經義已向北京督練處交涉，以國鈞未經本人同意，如何可以調人，督練處據以轉趙督，國鈞不便強留，余遂仍回雲南。國鈞字幹誠，雲南富紳也，對同志極慷慨，後與羅佩金同時遇不幸惜哉！

是時同盟會黨員先後到滇，或在督練公所或在軍隊任職，李爲踴躍。蓋李根源爲雲南支部長，善待諸同志，與羅佩金甚契厚，二人且深得李總督信任，故佈置同志與學堂或軍隊皆能爲所欲爲，而雲南革命基礎遂伏於此矣。

三、辛亥起義

余自日本學成歸國，在續約一年，在滇約二年，服務軍界均以培養幹部參加革命爲主

旨。嗣以永平秋操，滇省督練公署派余與邱斌參加，余遂離漢往滬，勾留兩週，溯江西上，抵漢時，則見岸上情形特殊，兵士荷槍來往爲數極多，蓋武漢起義已三日矣。登岸後投宿江邊某旅館。詢居停知武漢已光復，並謂革命黨檢查嚴密，我處暫停營業，恕不招待客人，余應聲曰我即革命黨也，奚懼爲，居停聞言，招待極殷，次日余擬赴武昌訪黎元洪，忽傳黎已離武昌赴某地去矣。遂決作北上計，急趨赴火車站，車正轉輪開駛，余卽一躍登車，翌晨抵北京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字毅卿）邀集在京同志數十人，宴余私邸，痛飲極歡。次日余邀訪諸友咸以南方情形爲問，余答曰：武漢氣勢甚壯，而力量薄弱，極爲可慮，宜早舉動以爲響應，我等須努力，武漢不足恃也。蔣作賓嘗卽分配工作，徵求余之同意，余答曰：余等以身許國，事急矣，尙擇工作之肥瘠耶。蔣曰：如此甚好，現重砲隊無人指揮，君乃習砲科者，請任重砲隊司令。次日余卽遵海而南，由津至滬，再由滬抵九江，舟次見一兵艦，四周以白布圍繞，似慮人見者，蓋船中滿載軍火迎面而來，余剛抵埠，卽以電話通知金雞坡要塞欲截留之，而該艦開駛甚速去已遠矣。

余到九江時，九江早已繼武漢而光復之。友人吳鐵城、張惠民、卓仁權等先後來談，均

以要職推任之。是時總參謀長原係蔣華（字君辛），蔣聞余來，即徵得馬督軍贊同，慨然讓職於余，余以力辭他執，一時讓讓之風人多稱之。余以周瑜衡銜署設總參謀長辦公處，所辦事件有重要可述者二：

（一）肅清內奸——時有馬獻廷者，江西巡撫所派來之奸細也。爲人毒辣、貪污，如包辦營房學堂之類，余見其行動可疑，且迭據報告彼與滿清官員通消息，乃隨時加以注意，凡都督及余辦公地點概不令入。一日彼正在余處翻閱文件，余急止之，彼強辯曰：有何不可看，余怒批其頰，彼乃大肆咆哮，余即抽旁立意兵所佩大刀劈之，因余曾習雙手劍，具有腕力，一刀劈去，馬即血肉賤飛，仆倒於地矣。比命憲兵搜其身旁，得與清巡撫往來信件甚多，呼省反對革命，證據確鑿，依法應予鎗斃。余即以電話告諸馬督並請示辦法，馬督答曰：總參謀長之意如何便如何，請代行一切可也。余即交軍法會審畢判處就地正法，請秘書長擬佈告宣佈馬獻廷罪狀，由憲兵司令廖伯現執行槍決。次日副官報告，金雞坡砲台司令徐公度將馬承嗣等有姿色者二名納爲內寵，余聞之怒擬依軍法處之，而徐得訊頗不自安，即以電請黎都督另飭工作，蓋徐爲兩湖將弁學堂畢業，黎不知底蘊，電余調徐，余乃聯絡湖北威

請，乃准徐公度赴鄂，以戈克安繼任砲台司令。

(二) 招致海軍——是時海軍總司令黃鍾瑛統率海容海琛海琛楚同楚有楚謙楚豫江元江亨江利江貞等兵艦，湖鵝湖鵝兩魚雷艇，駛近九江金雞坡，砲台司令見兵艦停泊不定，恐其有異，連發砲擊之，兵艦遂用旗語表示合作，余即令停止攻擊，並派員往洽，設宴於商會歡迎之。馬都督復密使砲台司令戈克安將其兵艦砲台拆下，正歡宴時，黃鍾瑛聞訊變色，即令其同人回船準備作戰，余揣我方戰術力不能與抗，幸是時林森及韓少甫沈子浩諸人在座。即請以福建同鄉關係登台演講和緩空氣，海軍氣稍平復入座，時戈克安盛氣而來謂余曰：倘有意外身藏有炸彈兩枚可應緩急，余笑慰之，並雙方介紹，杯酒聯歡，次日派人將砲台歸還，事遂寢。馬都督以海軍既歸，令令在滬陸軍總司令，余即請參謀處秘書吳照軒撰誓師文，此乃九江光復後之第一次重要表示也。

是時安徽有同志胡萬泰等數人來滬訪余，約余向皖發動，並曰此事易如反掌，只須兩營兵足矣。余乃派團長黃煥章率兵兩營赴皖光復安慶，不意黃部到皖後紀律廢弛，兵士剽掠，箱籠山積，皖人來電請願，並請派大員鎮壓，余即親往，並派海容海琛兩艘及步兵一營

隨之，是時海軍改編兩艦隊，第一隊司令黃鍾瑛，第二隊司令湯壽潛，黃乃兼海軍總司令，湯爲化龍之弟，黎都督介於余者也。

余到皖後，省垣各界開大會歡迎，並推余爲安徽都督，余以出自民意，遂就任。當將團長黃煥章看管，並將肇禍人顧英槍決之，復令黃部兵士將所掠財物悉數交出，搬入都督府，邀請商會派人會同發還原主認領，秩序井然，一時頌聲載道。

未幾武漢一日五電乞援，謂馮國璋已派重軍攻武昌，形勢極爲嚴重。余卽下令海陸軍集合，準備次日出發西上，是時陸軍總司令胡漢民亦同盟會份子，有希冀皖督之心，胡知余將行，卽派人約余談話，余騎馬出城往晤，聞沿途人民呼曰：李都督出城去矣，我安徽將大亂也。余出城問胡同學安在，遠見山坡有人一羣勢洶洶，余策鞭急馳至該地，胡厲聲曰：君此次是否爲救皖省人民而來，余答曰：安徽有同學多人，奈何責任獨余一人負耶！刻余將西上，特來請君進城維持皖省秩序也。立卽並騎入城，胡以手槍暗指余背，余佯爲不覺，抵都督府，余命號兵以三番號敬禮，並以都督府印交胡曰：余之責任畢矣，明晨將出發，行後一切願君與地方賢達共商之。是時孫毓筠亦在蕪湖設都督府，安徽局勢暫告穩定。

次晨余登兵艦，忽聞城內擾攘，槍聲大作，乃向兵艦發射，余自思曰：皖人若此真所謂以綏報德也。皖無兵，我率兵來，十兵劫掠，我躬親料理，事定我將印交還皖人，今反以槍聲威脅我耶。即商黃鵬瑛開砲還擊，但令射發點稍高，不欲傷及城內人民，砲發二響，槍聲即停，並吹禮號，余亦對禮號答之。同時下令開船，一日抵九江而歡迎者已早鵲立江干矣。

登陸後與都督馬誠寶、參謀長蔣作賓協商，略事補充，復啓旋西上，行一日餘抵陽邏下旋，會武昌派人來迎，備述武昌緊急狀，且曰與馮約停戰三日，今二日矣；促速進城，余遂循堤而往，與參謀長少甫、機關槍隊長卓仁機及學生編成之憲兵一隊同行，市民聞余至，鳴鑼歡迎入城，遂至都督府，黎都督已赴漢山，余商於副都督蔣長程守箴請以電話約黎都督返城，並先開會議，集合各軍司令長官及都督府各大廳機關，衆曰形勢緊張若此計將安出，余遂以水陸均已佈置，皆大歡喜，隨即分配工作。

佈置既竣，復令飛隊泊陽邏附近，余即由青山登陸，遣飛隊陳軍儲倉子彈，翌日黎都督回，余往謁，黎曰：不至，余且危，今來武漢地處矣。復付佈置軍隊方法，黎都督命分任五省警備總司令，兼中央軍總司令，右副總司令杜錫珪，左副總司令王芝祥，兼其時王爲

廣西都督，率步兵六大隊並新式馬克心機關槍兩隊來援，已抵岳州，故有派任左翼之命。

三軍既整，余遂命趕速佈置構或犄角之勢，親率中央軍控制武昌緊要地區，與王杜率左翼兩軍向黃陂孝感加以壓迫，而武昌乃安如磐石矣。此時響應武昌起義者已遍及各省，尤以變起京畿附近，如山西之民軍起義，吳祿貞之第六鎮停兵（吳不幸在石家莊爲袁世凱派人刺死），灤州之王金銘、施從雲、馮玉祥、白雅雨等之宣佈獨立（王施白三人均於是役死難）均爲對清廷中樞以直接之打擊，獨國璋見戰局如此乃不敢越長江一步。

事定黎都督派員犒軍，除贈本軍十萬元外，又贈余私人用費數萬元，蓋示慰勞之意也，固辭不獲，盡以所得犒部屬。

四、督贛時期

九江旣光復，而南昌未下，巡撫馮汝駿，南昌知府戚揚等，尤忌嫉革命黨人。先是余任五十四標第一營管帶，營中官佐若彭克儉，士兵若熊公福黃再生鍾運鈞歐陽偉鄧紹禹等類皆志慮忠純，勇敢負奇氣，先後糾合二三各營同志及省垣各學堂優秀學生，加入同盟會達數百

人，余更施以精神教育與超距訓練，生氣勃勃，見者驚異。馮汝駭得商德全之報忌之甚，余去職後，防閑愈嚴，間有知幾而去者，卒乃藉故捕彭克儉黃再生鍾運鈞三人殺之，更緝捕其餘，本營士兵革命之志乃益堅。九江克復後，即積極醞釀響應。九月初十日拂曉乃會同工兵營連長蔡杰率隊登城，不崇朝而南昌省城遂告克復，馮汝駭聞風遁，時余方督師九江，聞訊即下令派舟迎薩來溥，居於孫慕唐之花園優禮之，以示木國風度，而不棄人于危也。前馮卒以忠於清室，乘間自戕，余甚惜之，厚爲之殮，聽其眷屬護送歸葬焉。

南昌光復，各屬分起響應，不旬日大局大定，首任都督吳介璋即余師也，在位僅兩月餘即辭去，繼之者爲彭程萬，旬餘九江會猖獗，不安於位亦去之。時余處於役安徽，遠由地方人士迎馬統寶爲都督，馬督對於總會擾亂者亦多方遷就，以致隱患坐大，漸豈不可收拾之勢，是時余正督師歸還與黎都督策劃北伐也。

江西省議會知余在鄂，乃開會選余爲江西都督，電請、總理任命。總理即頌任李烈鈞爲江西都督之令電復續省議會，贛人聞訊鼓舞，遠由議會領銜電促回贛，並示歡迎，電由黎都督轉交，黎派楚豫艦送余赴贛，行抵九江南昌，各界聞余至皆來歡迎，促速進省，馮都督

由余抵滬亦來電歡迎，並由撫署遷至舊藩署（會館藩署門首有婁妃用髮所書一巖然存在，惜當代書家鮮有知者）。余旋即啓程赴南昌（過韓世忠夫人望夫臺望，亭上懸有一五夜寒更會上海樓聽鼓角，一樽濁酒重來此地灑湖山」之聯）。忽見內河水師各艇炮臺，土砲喧天，聞係劉麒何文斌方先亮諸人主使，余乃令威，各艇乃即鳥散，余乃疾駛南昌，抵中行下泊，各界老宿均爭登舟，余命軍議會見，裝裝已竣，命楚豫艦長乘馬先行，余率小部隨後，過市時以楚豫艦長莊嚴威武，衆皆錯認爲余，實則余尚在後也。既入城以豫章學堂爲行轅。

部署既定，乃接見省議會議長劉景瀛及各要人商決一切，越二日形勢較嚴，督者頗有人在，余佈置益嚴。第三四晚洗馬池復有火警，火焰衝天，形勢頗爲準備，故出動迅速，余亦集合內衛隊策馬巡至火區指揮一切，有武甯劉炳南年，聞余親臨救火特來訪，以局勢初定宵小宜防爲言，余笑謝之。

越日省議會促余就職，余準時前往並致感謝之忱，於是南昌全城煥然呈新，督仍居藩署，余以曾任馬之總參謀長，省議會亦敘其功特署名送贖儀十萬元並

滿街結綵，全城鳴砲，馬聞余堪備款送，乃離南昌，余派大號火輪一艘送還九江焉。

就職後召集各界領袖開會議，討論治績辦法並進行左列各事：

一、羅致人才 各司廳處組織及人選多取決於黨部會議，余雖有自決之權，然從未獨斷也。其時省政組織概於軍政，羅致人才，分任各司廳處長如下：

內政司——鍾震川

財政司——魏斯廉

司法司——王侃

交通司——胡澤會 貞

教育司——宋育德

次 長——賀治寰

軍政司——俞應龍

審計處——高巨瓊

參謀處——何文斌

警察總監——吳照軒

高等審判廳——漆 瑛

高等檢察廳——潘學海

兩淮鹽運使——黃綬熙（以廩貢生畢業於武備學堂博覽羣書精通六藝淵博多才人頗敬之）

總務廳長——王良箴

高等顧問官——陳戎生 陳德生（人稱二陳）

時同盟會支部部長賀國昌學問道德夙為社會欽佩，得其協助一切進行更為順利。省議會

會長劉景烈亦由日本留學歸國者，雖非同盟會會員，而一切主張與都督府同人相近。余爲政不分省界，故外省人士聞江西政局似有可爲，次第到贛，復設禮賢館禮之，如是內外人才會萃，遂無棘手不能舉辦之事。

二、選派留學 清季國內風氣漸開，以公費國費私費留學海外者日衆，即日本一國已有二萬人以上，都督府以造就人才儲爲國用，至爲要着。乃標示招考並寬籌經費，因得赴歐美及日本留學者百餘人，後起之秀未有名落孫山者亦一時盛事也。

三、肅清匪患 贛省自光復之初，匪風甚熾，故欲治贛必先清匪，時匪首皆已潛逃，人民控案山積，乃派員赴各要地察探，偵知匪首龍正文陳細鬼在鄂，乃派副官長張千溥往謁黎都督，並偵知陳等所在，張乞黎下令軍警會拿，匪首乃獲，解回南昌戮之，人民歡聲雷動，其時要匪彭木香尚稱顯戮，余乃通令省內各機關嚴密緝拿，旋在河口捕獲解省，訊明得實斬之。復授意總務廳長王良箴給資安其家，害民最酷者惟此數人，其潛勢力亦最厚，余以一舉厥渠魁，香從罔治一之法處之，餘匪斂跡，贛境又安，此到贛所辦第一大事也。

四、整理財政 江西爲貧瘠之區，辛亥光復庫帑動用一空，余就任後即籌設銀行，而基

令無着，幸有周觀九、危子遠等深明大義，登高一呼，不數日間而集資達數百萬，居然可與湖南各省比肩矣。當時辦選舉及辦黨，處處需款，余亦棘手，卒設法籌足撥歸黨部取用，後黎都督據反對黨控告，派大員程守憲到贛清查即其事也。

五、修築河堤 南昌新建二縣在贛頗稱富庶，田畝亦廣，惟每年必苦水患，余召集兩縣紳商會議，撥款四十萬元修築圩堤，並派員負責督辦者一二人主持之，堤工數月告成，嗣後兩縣之民乃不爲水災所苦矣。武甯各縣自太平天國以來，卽有浮糧病民，余亦下令取消之，與水利案同時並舉。

六、裁編軍隊 江西在前清時僅養兵一混成協，光復後乃驟增爲兩師，益以水巡駐防各部隊爲數乃至數萬，既無戰鬥能力，紀律亦不甚佳，余以其最多贖身乃決改編之。在省之駐軍應改編者於數日辦竣，惟駐九江者恃功不服裁編，派大員赴潯曉諭之，仍不聽，且呈不穩狀，余電斥之，電載九江民報中有「贛民膏血有限，吸盡又將如何，頭顱可斷，命令不可違」等語，一面復派員攜款數萬元密往慰勞，改編之舉於焉辦妥。其他各軍皆服從命令更無問題，余卽決定江西僅編兩師，派歐陽武（字南雷）劉世均二人爲師長，負訓練之責，乃二

人意志不一，各有企圖，余初未之注意也。劉世均爲九江起義之首功，歐陽武即余之留日同學，時選舉國會議員，歐陽武有兄名成者，吉安之文學家也，初頗熱心黨務，余乃多方使之當選，而見解遠大者則深慮。因此寢成亂階，當歐陽武當選之先有余鳴皋（字鶴松）亦曾留日同學也，頗有異心，余亦未之注意，孰知密赴北京向袁世凱讒賊，袁與鶴松約君等如實際土取得都督，余當任命鶴松還省率所部駐藩署，日出聯絡佈置，歐陽武與乃兄成亦往來密電不絕，余雖知之然仍未輕加處置，以冀其省悟也。

世凱背國，視國會如芒刺，威脅利誘無所不至，除授意趙秉鈞殘殺宋教仁外，更擴大西原借款及國債借款以濟其需。當總理以總統讓袁世凱時，黨中同志爲之不平者頗不乏人，余正統率五省大軍駐鄂，曾通電反對，余料袁世凱後必稱帝，願率全軍來南京拱衛，黎都督不允行，余志乃無由得遂。督轅後，因請總理來贛，意在以洪都爲大本營。總理復電允來，而諸人擁戴總理之情緒，因益熱烈，余奉電先開省議會決定一切，並以百花洲陳列館爲總理行館，而以林虎所率軍隊任警戒拱衛，林曾參加鎮南關之役者也。部署定，即電滿蒙總司令戈克安羅輝晉省，復令軍務司及軍隊，凡有缺乏迅即置備，各師乃聯合請余檢閱，

明發齊嚴肅尙可觀焉。

總理到滬即接西昌轉晉省，翌日假海務總會開會歡迎，余致詞畢，總理起立答詞，對經營全國鐵路多所啓示，全場歡呼萬歲。第三日兩廣會館復開歡迎會並演戲助興。第四日請總理閱兵。總理接轡徐行，觀者萬人空巷，出滬台門，軍樂大作，至閱兵場余及師長以次皆隨行巡視畢，請總理登台，各軍環繞之。總理與張繼、馬君武、王正廷等均相繼演說，軍民歡聲雷動。

五、討袁之役

袁世凱與皖非分，總理滿場其際，且以閩粵勢處海邊，袁氏鞭長莫及，乃密令發動討袁，兩省以內部整理未就，且有圖取都督而代之者，未即動，又命湘省發難，譚延闓亦以種種不屬情形報告之，總理乃派張繼、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贛授意，牽罪討袁。時袁世凱以余有歡迎總理蒞贛之舉，乃先派大員赴贛游說，且曰：赴北京與袁世凱一晤，當以二百萬元爲壽并晉給勳一位，余不爲動，且斥之曰：余思建勳業於國家，豈醜類所得誘

餌。袁見不能利誘，嫉忌頗甚，欲去余尤急，余亦燭其奸思擺脫，乃卸江西都督之任，當張繼等來時，余慮即時發動，世人或且以戀位見疑，乃先赴海上一行，面謁總理請示機宜，並會商與各省切取聯絡，諸友亦以爲然，時江西省議會及全省人民均義憤填膺，余乃召集全省各高級官作一切準備，遂由九江乘輪赴滬，面受方略，後於民國二年七月十二日到韓之湖口，湖口水巡總監何子奇舫船待余，乃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召集原駐湖口及隨行高級官開一緊急會議，衆推省議員楊廣笙（字堰水）撰討袁文（附件一），移時立就並發出對外通電（附件二）及對黨團公啓（附件三），並令要塞砲砲致賀。

討袁軍既宣佈成立，乃在湖口召集師長劉世均，旅長何文斌，水巡總監何子奇，機關砲隊長卓仁權，團長周壁階與安伯等會議，決定宣佈獨立，通電各屬與人民約法三章：「一、毋誅民賊袁世凱，二、鞏固共和政體，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財產」，並組織總司令部，設總司令一人，副司令二人，參謀總長一人，副二人。軍法部長一人，下置三科。內政部長一人，下置三科。內政部長一人，下置六科。外務部長一人，下置四科。郵電部長一人，下置二科。軍醫部長一人，下置三科。軍政署長一人，其組織另定之。

是時江西都督已由省議會公舉歐陽武繼任，討袁軍宣佈獨立後，省方亦表贊同並傳告人民（附件四）俾衆週知，江西民氣益加振奮矣。

都署初定，忽接要電報告，謂江面到有楚字軍艦四艘，對湖口作示威狀，聞者頗驚異，願余以爲當援皖，援鄂時對海軍一二艦隊曾盡友誼之援助，黃鍾瑛、湯壽銘共事亦頗久，當不致有他故，不欲示以防範，未幾該艦等即向九江駛去。

自九江發動討袁，數日即有戰事，北軍派李純統兵至贛，旅長林虎與之戰於瑞昌、德安間，初大破之，旋以北軍械糧充足，次第增援乃不敵，團長周壁階以攻奪九江金雞坡砲台死之，周爲雲南講武堂優秀學生，由川閩關隨余一出師未捷身先死一滋可痛也。（後由楊廣笙召集地方賢達爲周立墓於湖口。）又有余邦憲者亦以團長陣亡，余見潯湖之戰，陷於不利，乃率所部退駐吳城，命砲兵營長劉凌迎守望夫亭，復命師長方聲濤指揮一切，日盼湘粵援軍，然久不至，而北軍陸海軍均抵湖口，向吳城進，先以民船一艘僞裝難民數十人迫近吳城，狀似難民者俱跪船首作哀求狀，劉凌爲其所誑，未發砲，移時接近望夫亭，則伏兵登陸矣。方聲濤揮刀斬數人，而吳城遂陷。

時有滿載援軍之兩船，不知去向，余派小輪兩艘逼江尋覓獲之。命隨余船行，復命講武堂教官羅思靈（山東人亦日本同學）扼守鞋山，退却中之各軍始獲從容佈置，余勉勵後再爲守南昌之計，比抵南昌而機會告急，城門復閉而不開，以電話告知憲兵司令廖伯琅，若少遲延開城，必予以嚴厲之處置，一面命第一營官兵越城而上，余始得入城，至都督府廖伯琅逃贖州，守兵知其事乃捕獲之電告余，余復電令解南昌法辦，乃解至時余已去，卒爲李純所殺，宗旨不定者結果如此可嘆也。其時各高級官多已散去，財政司長魏斯靈亦攜眷遠走不知去向。（初有獻周璣印者，篆文銅質，斑爛可觀，余以此係國家至寶，不敢據爲私有，當即交財政司保管，是時魏既逃去，該印亦不知落何人手矣。）是日接樵舍守軍電話索浮橋，余命團長萬勳搜集材料負架設之，實翌日竣事，而北軍已到牛行附近矣。有鄧祖禹者，奉余命統率江西內河各小輪整頓成績頗佳，茲乃密囑其準備快輪兩艘待余於寺步門外，余見李純軍勢方張，湘粵援軍又久不至，而贛軍苦戰殫盡力疲，適湘督譚延闓來電勸赴湘省，並有「微服過宋古有名訓」之語，而何子奇、李明揚、卓仁機等亦勸行，余乃命分乘鄧祖禹所備之各輪離南昌，遙見北軍砲兵在牛行排列向南昌發射，空炸點非過高即過低，故隨行諸人均獲無